

175061



# 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

韓鳳鳴解决群众最大困难开泉引水的经过

張士英 編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 內 容 提 要

本書生動地介紹了一個具有堅強羣眾觀點和革命英雄氣概的共產黨員韓鳳鳴，為解決“旱莊”羣眾千百年來所未解決的用水困難而開泉引水的模範事跡。韓鳳鳴同志是一個干劲十足，敢於理想，敢於獨創的人，在開泉引水過程遇到很多困難，但由於他堅忍不拔，苦心鑽研，日里奔波，夜里不眠，終於在黨和羣眾的支持下，戰勝了困難，完成了這項光榮而艱巨的任務。給黨也給自己，在人民羣眾中留下了良好的影響。

### 一個出色的共產黨員

韓鳳鳴解決羣眾最大困難開泉引水的經過

張士英 編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保定市裕華東路）

河北省書刊營業許可証第三號

河北人民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河北分店發行



1958年7月第一版 1958年7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32 · 1冊印張 · 23,000字

印數：1——20,000冊 定價：(5)0.13元

統一書號：T·7085·90

## 写 在 前 面

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浪潮里，~~整个战线~~上都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不断地向陈旧的观点、落后的思想作斗争，敢于理想，敢于独创，在平凡的岗位上，干着极不平凡的勾当，博得了人民群众的赞扬。共产党员韩凤鸣就是这千百万英雄模范人物中的一个。

韩凤鸣同志，是获鹿县税务局的干部。一九五七年夏季，县委抽调他到岸下乡北薛庄配合作小麦征购和夏种工作。当时，干部和群众因为缺“水”吃，情绪很低，同时，由于缺水，山药秧买来不能栽，麦子垛在场里也不能打。别说完成小麦征购任务，就是开个干部会也召集不成。这种情况，怎能不吸引着韩凤鸣同志心思。他深刻知道不解决群众用水的困难，一切工作都将不好进行。因此，他决定在这方面做文章。他深入了解情况，和干部群众共同研究，访问老农，不分黑夜白天，爬山越岭，到处奔波。不知失败了多少次，但他并没有灰心，一次失败，得出一次教训，促使他再下一番苦心去钻研。就是由于他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终于找到唯一的个水泉。

谁知在开泉引水的过程中，又遇到一次又一次

的阻难。起初，是群众和个别村、社干部的怀疑、冷淡、諷刺，甚至刁难，后来又遭到了个别落后群众的打罵，还受到过乡里领导的批評指責，写过檢討書。但他並沒有畏难而退縮，他表現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高貴品質和坚强的性格。因为他有着一个自豪的信念：“尽管有的人反对和諷刺，但是群众要求解决‘水’的心如火如荼，有了水，群众就如同大旱得雨。那末其他一切問題就可迎刃而解了。”随后，又遇到了工程勘测設計和財力上的难题，勘测設計对一个仅仅上过三年小学的工农干部來說，确实是一道难关。可是韓鳳鳴同志有着坚忍不拔的毅力，他去向別人学习，他夜以繼日地刻苦鑽研，他在實踐中錘煉着自己。他取得了党的大力支持。因而，难关終于被突破了，把水引到了薛庄村。

韓鳳鳴同志的模范事迹正在放着灿烂的光芒。經中共石家庄地委决定，石家庄全区正在开展着学习韓鳳鳴的运动。为了介紹韓鳳鳴同志的事迹，我們編写了这本小册子。所有共产党员，国家机关干部，讀了以后，将会从中得到很大教益。

編 者

1958年5月于石家庄

## 目 录

|                 |    |
|-----------------|----|
| 发现了问题 .....     | 1  |
| “水”，到哪里去找 ..... | 5  |
| 开泉，比找水还要难 ..... | 13 |
| 停工又开工 .....     | 22 |
| 为引水到处奔波 .....   | 27 |
| 又遇到了新的困难 .....  | 42 |
| 自来水到村 .....     | 46 |
| 从胜利走向胜利 .....   | 49 |

一九五七年六月間，韓鳳鳴同志被黨委抽調作小麥征購和生產工作。他接通知後，立刻整理了行李，從城里出發，一路炎熱的太陽當頭，晒的使人有些發朦。沿途丘陵坡上，經過千辛萬苦培育出來的綠油油的秧苗，因干旱缺水而枯萎，呆呆地縮在地上等雨。他帶着行李和文件包，淌着滿身大汗，衣服濕的只剩下四個角，翻過了幾個小丘陵，來到了工作地點——岸下鄉北薛庄村。村東南角有個石頭橋，高出地面，村東邊，有一個門向北開的大廟，這個村沒有泉水井，全村九十八戶，吃的都是下雨下雪蓄起來的水，因此稱為“旱庄”。進村以後，首先見到了農業社主任（黨員）薛東華。交了介紹信，說明了來意。

## 發現了問題

薛東華把韓鳳鳴同志安置在自己東鄰薛英家的小東屋里，和自己家只隔着一個矮矮的牆

头。这间房子原来是房东盛柴草的地方，常年失修，无人居住，炕上无席，尘土满地。鳳鳴同志心想先扫扫地，用水潑一潑再住。他端着洗臉盆去房东院内大缸里掬水，拿起水瓢掬了水想往盆里倒，房东老大娘忙从北屋里跑出来，一把手把水瓢夺了过去，气呼呼地说：

“同志！你要喝一点水可以，你要洗臉，潑地的話，可得你自己去担水呀！你知道这水是費了什么样的勁担来的呀……”。韓鳳鳴同志帶着失礼的样子，忙着連声說道：“好、好、好！大娘！那里有水呀？我自己担去。”大娘告訴了担水的地方，鳳鳴担起水桶来，向东边石井村走去了。去时是下坡路，又是空桶，走着倒很輕便；回来是上坡路，太阳直射着臉，滿桶的水，真是压得要命，当时他有心倒一半剩一半，但又舍不得，同时，順道担水的人很多，又怕別人笑話，他咬着牙鼓着勁担，一連歇了七次才担回来了。說实在的話吧，他在机关里参加体力劳动，还没有到过这么远的地方担水，肩膀压肿了，疼的难受，这算是第一次尝到了山区“旱庄”人民从远处担水吃的苦头。

第二天，韓鳳鳴到社員薛金河家去吃飯時，金河拿出一張分家時的“分單”叫他給評評誰有理。原來是這麼回事：金河和弟弟新河伙吃老人給留下的一個旱井，分單上寫的是同住一個院伙用，誰搬出去，就不能再用這井的水。新河搬出去以後，還想吃這井里的水，金河就不叫吃，為這事弟兄倆打過架，打架時新河端着飯碗坐在井台上說：“不叫我吃水，你也不能吃，你要吃水除非把我推在井里不可。”為這個事村中說合不下到了鄉，鄉又到縣，縣法院沒有解決好一直打官司到了石家中級法院。鳳鳴同志看完分單以後，微微地笑了一笑說：“你倆都有理，就是因為你們村缺水的過。常言說得好‘碾磨是千家使，吃水不問人’，你們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為這麼小事就打架生氣，打官司告狀，真是不值得，也不怕外人笑話……。”金河接着說：“老韓同志，你給俺村想辦法解決解決吃水困難，俺倆也就不生氣了……”。鳳鳴同志只是點了點頭，吭了幾聲，雖然沒有答應肯定解決，但也並沒有拒絕。

鳳鳴同志到這村工作已經是五天了，這几

天甬說征購小麦，連个全体干部會議都沒有开成。生产工作更是推动不起来，担水栽山藥，一担水一分工，合一角五分錢，就是因为担水困难，誰也不肯去担，山藥秧只好放在家里栽不上。麦子也上場了，因为沒有水潑場，只好一垛垛的堆起来，眼看着打不了。群众一开口就是：“天呀！天呀！快下点雨救救命吧！人和牲口都快要渴死了”。这时有的老太太就到庙里去燒香叩头求雨，干部們去制止，說明要向自然作斗争，人定胜天的道理。老太太們就說：

“別抗了，不抗还好点！越抗越旱，再抗就抗死了”。諸如此类的問題，使韓鳳鳴同志反問自己：“群众情緒为什么这样抵触呢”？他深入一了解，原来这个既无地上河水，又沒挖出地下泉水的旱庄，旧有的九十七眼旱井，蓄下的雨水和雪水都吃干了，現在每天得有二十八个劳动力，到往返六里以外的石井村去担水，供这四百多口人和三百多只牲畜吃水。这才使他得出結論：“水”，这是摆在眼前的关键問題，沒有“水”群众生产情緒也稳定不下来，什么工作也完不成。他又联想到党的一再教导要加強群众观点，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关心

群众的痛痒，解决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水”不就正是这个问题吗？

## “水”，到哪里去找

到哪里去找“水”呢？这是韩凤鸣同志昼夜不忘的心事。开始，他先同支部书记、社主任、生产队长们商量打井的事，大家都说：

“不成！民国初年在村东打了一眼井，十四丈五尺多深，打出来的都是黑水，根本不能吃，打井是没有希望的了。”韩凤鸣同志听了这些话以后，并没有灰心。他想：“飞鸟住窝的房也一定得有水，没有水它不能住！当时人们在这建村必然也有水，要不然为什么在这里建村呢？”他打定了主意，决心要找老农去访问这个村的历史情况。经社主任薛东华同志介绍，这个村上上了年纪的人，知道事情最多的就是薛洛清。薛洛清是一个爱说爱笑的人，为人忠实，办事热心，还会一把“接骨捏伤”的好手艺。

一天下午，天气非常酷热，天空连点云彩儿都没有，热得象火烧似的。凤鸣同志打听好

了薛洛清和社員們一起，在村西南梯田地里刨麦地，他就扛了一把鋤頭，到地里找他。韓鳳鳴同志繞過了兩個小山坡，就聽到西邊有說有笑的声音，但聽不清說的是些什麼。當他走近了以後，社員們都停下來看着他。

“這不是老韓同志嗎？”薛洛清從腰帶上解下粗布手巾，一邊擦汗，一邊問道。

“是啊！你們都正在忙着，很熱吧？”韓鳳鳴隨聲答了腔。

“有事嗎？”薛洛清湊近了两步又問。

“沒事，我是來幫助你們生產的。”韓鳳鳴這樣親熱的說。

“那太好了，我們又增加了一個新社員，增添了一份力量。”

說着，鳳鳴和薛洛清并着肩膀刨起地來。過了一會兒，鳳鳴問：“薛大伯今年多大歲數啦？”薛洛清沒有吭聲，只伸出了只胳膊，大母指和食指向兩邊一撇，作了個手式。

“八十啦？”鳳鳴同志帶着驚奇和懷疑的樣子問道。

“不！還差兩歲哩。”薛洛清老大伯說。

“人老經驗多，智謀廣，大伯你知道咱們

村那里能打井？”鳳鳴同志把話引到正題上來。

薛洛清搖了搖頭，摆了摆手說：“不能！不能！民國初年在村東……。”又把上次支部書記他們說的那些話說了一遍。

“大伯，沒有水怎么能在這裡建村哩？”鳳鳴同志是想要他說說這個村的历史情况。

“那誰曉得，我生下來，从記事起，就是个旱庄，听说从前多少輩这个村都是这样，所以，从老輩流傳着这么一句俗話：‘山上打來柴，城里買來粉，石井担來水，薛庄支支鍋’（意思是說只能起到个做做飯，住住店的作用）。”薛洛清帶着疑难的神情这样說。

“哎呀！吃水太困难了！”鳳鳴同志帶着怜惜和同情的神色說道。

薛洛清緊接着又說：“困难！現在更困难了，旱害的雨水和雪水都吃完了。看不見，刨地的淨是些老的老，小的小嗎？壯勞力都去外村担水去了。”

“吃水这么困难，更不敢洗臉吧？”鳳鳴同志又补充了一句。

薛大伯提高了嗓子說道：“誰敢洗臉，我

們这里的人是鉄打的——臉皮子厚。你沒看見嗎？剛才你来的时候，我擦了擦臉就算洗了。說句逗笑的話吧！我這一輩子就痛痛快快的洗过一次臉。”

“什么时候洗过一次臉？”旁边一个中年妇女故意的問。你給大伙說說好嗎？

薛洛清老大伯就一字一板的給大伙學說起來：早些年我要去城里赶庙开开眼，老伴說什麼也不叫去，我們倆就吵起架來了，越吵火越大，她吐了我一臉唾沫，我又吐了她一臉唾沫，两个人就痛痛快快的洗了一次臉。他这样一說，逗得大伙捧腹大笑起來，活也干不下去了，鳳鳴同志也情不自禁的笑出了声。

隔了一会，鳳鳴同志又繼續問：“大伯家里几口人？淨什么人？”还没有等薛洛清答腔，剛才逗他的那个中年妇女插嘴說：“就他，和他的老伴，还有一个老光棍，三口人。”

“敢情薛大伯沒有兒媳婦？”鳳鳴同志問道。

“別說沒有兒媳婦，連孙子都沒有……。”大伯又开始逗笑了。

“怎么不给兒子娶个媳妇？你也好当当公公，老伴她也当当婆婆，抱个小孙子呀！”这一下提到了大伯的心病。他唉了一声，有些懊丧了，他低声的说：“过去有钱的人家全搬走啦，光这二几十年就搬走了十多户，剩下的净是些穷哥们了。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在家里做活，一来是怕担水，二来是连个对象都找不到！”

“老大伯！怎么连个对象都找不到啊？”鳳鳴觉得惊奇。薛大伯咳嗽了两声，喘了喘气，继续说：“人家外村的人们都说，‘闺女漚成粪，不嫁旱庄人’，别说吃水，连脸都不能洗，衣裳都是拿到外村去洗，走亲戚还得担着水。”

韓鳳鳴从薛洛清的话里虽说没有得到一点“水”的线索，但是，更加深了他对解决山区旱庄人民缺水吃的念头。他曾想借一台抽水机，按上水龙带，从石井把水抽到村里来，不就解决了吃水问题吗？一天清早，他跑回县里去借锅驼机，县里没有这东西，愿望落空了。从城里回来时，路上碰见了县委组织部部长韓振声同志回县开会（韓部长是这个片的包片县

委)，他把北薛庄人民缺水吃的情况作了汇报。韩部长认为这是个大问题，随即告诉他说：“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群众的吃水问题，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不然当前工作是不好推动……。”韩部长的这段话，虽然没有给他想出具体解决吃水的办法，但是他得到了第一个人的支持，给他在精神上增加了力量和信心。

晚上，鳳鳴同志躺在炕上，翻来复去的睡不着觉，一直在想水！想水！这时除了脑袋前边滴哒！滴哒的马蹄表的响声外，简直什么都听不到。时针指向十二点以后，他忽然想起自己的山区家乡，清水细流。在他自己小的时候，老人给讲过：“人头有血，山头有水”的谚语，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好象部队上的侦察兵摸清了敌情似的，给他增加了力量，他不禁地笑了笑，使他开始在山打主意了。

但是，哪个山上有“水”呢？为了弄清这个谜，第二天一早，他就去和薛东华等人商量，大家都说不知道。后来，他自己到莲花山上去找水，六月的太阳直射着，沒有一絲微风，使人头晕，晒的身上都要爆皮，就这样，

他一連在山上跑了兩天。山高坡陡，不能立着向上走，他就向上爬。有一次失了腳，一下子滑倒了，滾下去了一丈多遠，山荊刺破了他的手，但他並沒有感到痛苦，而痛苦的是花了這兩天的代價，連一點水的影子都沒有找見。他無精打采的從山上慢慢地走回了村，碰見了很多群眾從石井擔水回來，人們都累得渾身大汗。他把找水的經過告訴了薛東華同志。東華又想了想，便對鳳鳴說：“抱犢宅半山腰的桃樹峪，往年有點水，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你去看看吧！”他站起來用手指着西南的方向。鳳鳴順着他指的方向走去了。恰巧路過前幾天刨的那塊麥地，薛洛清正在平地挑溝，準備栽山藥。

“老韓同志！你又幫助我們刨地來啦？”

薛洛清和上次一樣又問鳳鳴。

“不！大伯，今天不是幫助你們勞動，我是要上山去找水的！”鳳鳴回答說。

“不行吧！山上怎麼會有‘水’呢？”薛大伯有點半信半疑。

“東華同志告訴我說，那個山上過去有點水，我去看看！”鳳鳴一邊用手指着西邊的高

山一边走着說。

“对了！你去吧，相当年有过韓信飞馬射箭取水的故事，我看这弄水的事都出在你們姓‘韓’的字上，說不定你也要变成‘二韓信’哪！”

鳳鳴同志离开薛大伯，繞了几个大圈，好不容易的到了山上，四处眺望，远远看見隱隱約約的村庄和石家庄市工厂的大烟囱，滿山除了高低不平的石头和干死的杂草外，什么都沒有。他在山上轉来轉去，忽然发现西北半山腰里，有筐头那么大一块青草，随风摆动。走近一看，果真有一个碗口大的水坑，用手一摸水还很凉，并有护泉虫在跳。他呆呆地注視着这水坑，一动也不动，象是有了新的发现。他又站起来四处望了一望，数着手指头，看着那坑水在暗想：天旱地干，为什么这里有水？为什么高山有水而村里低倒沒有水？其他地方的草都枯干死了，而这一点草还很碧綠茂盛？这些問号在他脑子里不停的回旋着，使他想起老人說过：“有山必有水，泉水是冬暖夏凉”的道理，記起了长江、黄河都是发源于山麓，山西娘子关的水是从山上往下流的……。”他点了